



您当前的位置：首页 → 战国文字与简帛 → 详细文章

劉雲：釋《用曰》中的“瀦”字

在2009-7-1 20:37:12 发布:


釋《用曰》中的“瀦”字


(首發)

劉雲

北京大學中文系




《上博六·用曰》16號簡中有一個怪字, 至今未被確釋，下文用A指代此字。為了討論方便，下面我們先將A所在的16號簡文字抄錄於下：


鯀之身，A文惠武，恭弔（淑）以成。茅（務）之以元色，束其又（有）互（恒）井（形），縹其又（有）戡（威）頌（容），而絞其又（有）寧[1]



由于《用曰》簡文殘缺太甚，想確定此簡於《用曰》中當位于何處，實在是件很棘手的事情，雖然有學者論及，[2]但均不能使文意暢通，我們也沒有更好的意見，所以對此簡的上下文暫付闕如。

對於A，整理者直接隸定為“沁”而無說。凡國棟先生認為：

，整理者隸定作“沁”。恐不確。字意當與“惠”相關聯，待考。[3]


蘇建洲先生認為：

筆者懷疑此字可能是“流”字的訛體。《汗簡》引華岳碑“流”作，這大概是一種訛變的寫

法，中間部分似從“言”，如《汗簡》的“言”作、《三體石經》“許”作，皆是明證。“△”可能是繼承了這樣的訛誤寫法，加上古文字“心”、“言”二旁是可以義近通用的，遂成了“△”的字形。簡文可以讀作“流文惠武”，……簡文意思大約是說：“使禮文普遍流行，對武力戰爭要存仁惠之心（即要減少戰爭之意，某種程度上，與“流”的意思是相反的。）”[4]

從表面上看，整理者和凡國棟先生對A的隸定，應該說都沒有錯誤，只不過一個是寬式，一個是嚴式而已。但實際上這兩種隸定都是有問題的（詳下文）。



我們認為A和甲骨文中的是同一個字，都是“瀦”字。甲骨文中的這個“瀦”字見於《甲骨文合集》4222。為稱引方便，下文用B指代甲骨文中的“瀦”字，用《合》指代《甲骨文合集》。A、B都從左右兩“水”旁，此自不待言，影響兩字認同的關鍵是兩字左右兩“水”旁之間的部分。B左右兩“水”旁之間的部分是“萬”，這一點是無疑的，現在我們只需證明A左右兩“水”旁之間的部分也是“萬”，就可以證明A、B是同一個字了。

A左右兩“水”旁之間的部分，學者大都認為是“心”字。其實，這一看法是靠不住的。我們只要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，A右部所從“水”旁的左下點與A中間所從的所謂的“心”字的下部粘連在一起了。如果我們觀察得再仔細一點還會發現，發生粘連的這一點，與A所從的左右兩“水”旁的其他點相比，明顯偏長一些。這些現象看似無關緊要，好像是偶然的巧合，其實這里面暗藏著釋讀此字的信息。我們認為A右部所從“水”旁的左下點與A中間所從的所謂的“心”的下部粘連在一起，所組成的正是“萬”字，下文用C指代此“萬”字。C的最下一筆，與其右邊的“水”旁的左下點筆畫共用。

C與甲骨文中的“萬”字是十分相似的，為便于比較，現將甲骨文中“萬”字的典型字形臚列於下（包括從“萬”之字）：



（《合》8715）



（《合》20768）



（《合》9812）



（《合》17914）

大家都知道，“萬”是蝎子的象形字，從上揭諸“萬”字我們可以看出來，其表示蝎子雙螯的鉗形的部分，既可以寫出來也可以省略掉；表示蝎子頭部的部分，內部既可以刻畫上簡單的線條也可以空白；表示蝎子尾部的部分，既可以刻上一橫畫也可以不刻。我們將上揭諸“萬”字與C比較一下，即可看出它們是基本相同的，尤其是當上揭諸“萬”字，表示蝎子雙螯的鉗形的部分省略掉，並且表示蝎子尾部的部分沒有一橫畫的時候。

如果說C與甲骨文中的“萬”字還有什么區別的話，那就是C表示蝎子雙螯的筆畫穿透了表示蝎子頭部的部分，而甲骨文中的“萬”字基本沒有這種情況。實際上，這種情況是完全符合古文字的發展規律的，

“心”字從西周金文到戰國文字的變化正可與此種現象類比，如克鼎中的“心”字作 ，而中山王壺

和《上博六·用曰》13號簡中的“心”字作 。

可見將C理解為“萬”字是十分合適的。將C理解為“萬”字，那么A就是“灑”字了。我們說A是“灑”字還有一個旁證，就是在楚文字中從左右兩個“水”旁的字是十分罕見的，而恰好甲骨文中的“灑”字絕大部分都是從左右兩個“水”旁的。

或許會有人說甲骨文中的“萬”字，在楚簡中大都寫作 （《上博五·鬼神之明》2號簡正），沒有寫作C的。其實在楚簡中某個字與甲骨文比較相似，而與楚簡中常見的已訛變得比較厲害的字形不太相似

的現象，也不是十分罕見的。如楚簡中“斯”字的常見字形是 （《性自命出》51號簡），但也有作

（《孔子詩論》9號簡）的，后者所從之“箕”字初文，與甲骨文的“箕”字初文 （《合》5242）更為

相似，而前者所從之“箕”字初文已訛變為“白”形了。楚簡中“員”字的常見字形是 （《緇衣》15

號簡），但也有寫作 （《語叢三》16號簡）的，后者與甲骨文中的“鼎”字 （《合》10978）更為相

似，而前者所從“鼎”已訛變得和楚簡中的“貝”字十分相似了。楚簡中“亞”字的常見字形是 （《魯

穆公問子思》2號簡），但也有寫作 （《語叢三》1號簡）的，后者與甲骨文中的“亞”字 （《合》1663）更為相似，而前者已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。

能否講通文意是檢驗我們文字釋讀的重要標準，下面我們就來看看釋A為“灑”能否講通相關文意。在16號簡中，最能限定A的意義的是“A文惠武”這一短語，凡國棟和蘇建洲先生也正是這麼考慮的，所以他們對A的推測、考釋都是以“A文惠武”為出發點的。我們也以“A文惠武”為檢驗我們對A的釋讀的重要標準。

“A文惠武”中“武”字之前是“惠”字，“惠”一般作形容詞，此處位於名詞“武”之前，當是使動用法，意思就是使“武”具有“惠”的特點。“惠”有仁愛、柔順之義，[5]而“武”的意義內核是威猛，“惠武”的意思顯然就是使威武的品質具有仁愛的一面，“惠”是對“武”的一種補充。由“惠武”反觀“A文”，我們不難想象到A對“文”也當是一種補充關係。“文”的意義內核是溫順，那麼“A文”的意思就應該是使溫順的品質具有堅強的一面。“A文惠武”這種表達方式，其實在古書里是能找到它的影子的，如：

《論語·述而》：“子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”

“溫而厲，威而不猛”與“A文惠武”表達的意思顯然是基本相同的。“武”與“威”、“惠”與“不猛”、“文”與“溫”含義皆兩兩相似，我們有理由推測A與“厲”的含義也相似。我們釋A為“瀦”，能與我們對A意義的推測相吻合嗎？答案是肯定的。“瀦”可以讀為“厲”，因為“厲”就是“瀦”的聲旁，兩字相通是沒有問題的。“厲文惠武”正與“溫而厲，威而不猛”相對應，可見我們對A的釋讀是沒有問題的。

[1]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〈五〉》圖版120頁，釋文考釋302-303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12月。

[2] 晏昌貴：《讀上博藏竹書〈用曰〉篇劄記》，2007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，2007年11月；李銳：《〈用曰〉新編（稿）》，簡帛網2007年7月13日，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614。

[3] 凡國棟：《上博六〈用曰〉篇初讀》，簡帛網2007年7月10日，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604。

[4] 蘇建洲：《讀〈上博（六）·用曰〉筆記五則》，簡帛網 2007年7月20日，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644#_ftnref3。

[5]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：《漢語大字典》2310頁，四川辭書出版社、湖北辭書出版社，1999年10月。

本文收稿日期為2009年6月30日

本文發佈日期為2009年7月1日

點擊下載word版：

0444釋《用曰》中的“瀦”字

上一篇文章： 顏世鉉：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校讀二題 下一篇文章： 蘇芑：原本《玉篇》殘卷國內影印本述評

[我要评论啦>>>](#) [回去再看看>>>](#)



liuslow 在 2009-7-4 9:38:24 评价道：

:)




matitata 在 2009-7-18 22:17:01 评价道：

长沙子弹库帛书、石鼓文中好像也有这个字（没有查材料，尽凭记忆出之，说错了多担待）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可以与它一起讨论。

分享这篇文章...

你可能对相关文章也感兴趣...

 [复制这个链接发送给朋友>](#)

 [575个读过此条>>](#)

 [将该文章加入收藏夹](#)

·[草野友子：關於上博楚簡《武王踐阼》中誤寫的可能性](#)

·[淺野裕一：上博楚簡《凡物流形》之整體結構](#)

·[肖曉暉：清華簡《保訓》筆札](#)

·[淺野裕一：上博楚簡《東大王泊旱》之災異思想](#)

·[劉雲：說《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中的“貴尹”與“人之與者而食人”](#)

[进版画面](#) | [RSS订阅](#) | [隐私条款](#) | [通用条款](#) | [投诉及建议](#) | [联系我们](#) | [加入收藏](#) | [设为首页](#)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

地址：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：200433

主站域名：www.gwz.fudan.edu.cn 公网镜像：www.guwenzi.com

网站邮箱：fudanguwenzi@sina.com

特别感谢木泉商务提供技术支持!